

张博： 剧抛脸是这样炼成的

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《大道薪火》正在央视一套热播，张博在剧中饰演周恩来。

出道多年，张博在各种题材的影视剧中都有广泛涉猎，透过这些多变的角色，观众看到并认可了他的可塑性和演技，称他为剧抛脸。而张博的成功秘诀在于——“细节是武器，挖得越深，演得越瓷实，各个角色呈现出的差异感就会越明显，当角色的魅力被放大，剧抛脸就成了。”

文/小周



当演员是“曲线救国”

少年时的张博，曾想往音乐之路上发展，却与中央音乐学院失之交臂。有朋友建议他当演员来“曲线救国”，张博虽然嘴上不屑，但还是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，从群演做起。

张博的首个男主角还真是源于一次群演试镜。他在片场等了两个多小时，讲故事时还把自己讲哭了，这引起了导演团队的注意，他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把毫无经验的张博推上了男主位置。

然而第一部戏的杀青，给张博带来的却是失业。无戏可拍的他，干脆泡到了电视剧后期的制作室里，虽然没工资，但是管饭。

半年后，张博决定报考中央戏剧学院，已经离开校园许久的他，借了一大笔钱开始补习，准备高考。然而，直到考试开始前，张博才知道原来除了要考文化课，还有专业三试，只

要一试不过，一切努力就都打了水漂。

进入考场时，虽然对考试流程懵懵懂懂，但张博身上自带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，每次放榜日他都不看榜，而是直接去交钱，因为只要对方肯收他的钱，就证明这关他闯过了。

最终，张博取得了专业课第六、文化课400分以上的成绩，成功考上中戏。读大学时，张博依旧努力，再加上天赋使然，他有三年都取得了专业第一，参演毕业话剧《图兰朵》时，还获得了国际戏剧节表演教学研讨会与演出展“优秀表演奖”。

突破自我的天花板

26岁时，张博因为在电视剧《三国》中饰演孙权而名气大增。之后，他还演过勾践、嬴稷、光绪，一度被称为“帝王专业户”。但在张博看来，他并不是老演一类人的演员，“有人跟

我说你是帝王专业户，我就不再演帝王了，说是红色小生，我就不再演红色小生，因为我觉得演员最大的快乐，就是可以不断去演不一样的角色”。

2021年，长着一张好人脸的张博在职业剧《紧急公关》里首次演了反派——从底层奋斗起来，因被岳父瞧不起，心态逐渐失衡的黑公关方励。

这个角色无疑是张博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挑战之一，以至于琢磨角色的时候，“吃不好，睡不好，折磨得我快碎了”。这其实是张博的习惯，从不轻易放过任何角色，一定要琢磨透了。所以，出演方励时，张博特意戴上了眼镜，为了体现方励的城府，还设计了推眼镜的小细节。

而在今年的《冰雪尖刀连》中，他又化身为指导员梅生。为了还原真实性，张博决意豁出去，他在海拔1800米的雪地里急行，白天跑行军炸点，晚上拍打仗场面，甚至在炸点崩到眼睛，这些他都扛下来了。“被崩到的时候，只感觉受到了重击，别人跟我说话听不见，脑子也是懵的。”辗转多家医院治疗后，张博最终顶着擦了激素，还肿着的眼睛完成了接下来的拍摄。

出道23年，张博始终以谨慎谦虚的心态看待走红这件事，他的心思只在如何演好戏上。“我觉得能称之为演员，是无比高尚和无比强大，让我有优越感的一件事，而不是明星。我想脚踏实地地好好做一个演员，用银幕上的每一个角色打动观众，不管是古装、近代，还是现代，都是我人生留下的印记。”他如是说。

/ 旁观娱乐 /

《父辈的荣耀》缺失了什么？

文/银杏

以上世纪90年代东北林场为主要背景的《父辈的荣耀》，如流水般不疾不徐的叙事，登上荧屏吸引了观众的视线。

郭涛和刘琳在《父辈的荣耀》里上演了一次“父母爱情”，扮演了张晚意的养父母，这两位演员虽然不是男女主角，但是戏份很重（感谢导演编剧），堪称这部剧的定海神针。

作为一部年代剧，《父辈的荣耀》不管是置景还是人物造型，再到演员表演，都有那个年代的质感。——东北一直是文艺创作的沃土，比如今年的热门剧集《漫长的季节》也是东北故事，其中90年代那条时间线和《父辈的荣耀》几乎是同期，顾长山和范伟的角色在职业设定上也有相似性，都是国企员工，都曾是劳动模范，也都无法再从事自己以为能做一辈子的工作，到了快要退休的年纪不得不另谋生计。

但是，《父辈的荣耀》对于一切时代伤痕，几乎都只是点到为止。

比如，凤勤和马二姨长期母女不和，原本是计划生育政策叠加了下岗使得马二姨不敢自己养育凤勤，这本是普通人的悲哀和时代的悲剧，但因为剧中把凤勤父母刻画成了自私的小人物，让他们成为了这个事件中的“反派”，一定程度上转移了矛盾，削弱了现实意义。

比如，几个女人在一起闲聊自己孩子时，下岗的马二姨说自家孩子“我上吊了她还以为我搁那儿荡秋千呢”；比如，当凤霞在城里做陪酒女时，和一个对她动手动脚的客人起了冲突被打伤，事情被添油加醋传回林场，被凤菊听到，当场就冲回家拿菜刀，被马二姨拦下“你个儿还没有菜刀高呢。”

类似的处理在剧中出现了很多次，所有的矛盾、困难、艰辛，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，这是主创做出的取舍——不在苦难上做过多挖掘，更多展现人物的乐观和温情。这使得《父辈的荣耀》有了一种柔和的观感，但也使它缺失了

一定的厚度。

就像如果对于反面人物的塑造太弱，就无法衬托正面人物的高明一样，对于苦难如果轻描淡写，也就无法衬托出主人公的坚韧不拔。

小兆喜被树枝刺瞎一只眼睛，兴杰错过高考复读一年，顾长山突发心脏病，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，成年兆喜过失杀人入狱，为了帮兆喜减刑家里要付四十九万赔款……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，对于顾长山的家庭来说，都应该是沉重如山的，但却没有太多的实感，主角似乎并不曾面临真正的艰难的考验，生活总能有滋有味地继续下去。

所有该重重砸下的命运压力，都被家庭的爱、邻里间的仗义温情和东北人的幽默旷达卸掉了力，最终轻轻落下，比一声叹息还轻。

让人忍不住想，这种软和的处理方式，对于真正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来说，是不是反而是一种残忍？